



城市在烟火味中醒来

□李晓

打开一座城市的密码是什么?我以为它是它缭绕的烟火味。好比想念一个人,是一个身体里的气息撩动着记忆深处的嗅觉。

城市的春天,是花草的勃发,更是烟火味的复苏。前段日子,按下暂停键的城市几乎成为静音。平时那些大街上林立的副食店、五金店、鞋店、粮油店、书店、面店,从一个奶瓶到一个花圈,这些生活物资甚至贯穿了我们的一生,这段时间,我是那么地想念它们。

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他那年在武汉城里户部巷游走的图片。那是一个露天市场,喧嚣的市井之地里有收辫子的吆喝声,也有开水房传来的吱吱水汽声,还有鱼腥味与市井味扑鼻而来,城市在烟火味里一瞬间被捕捉定格。更让朋友惊叹的是,破旧的街铺之间,杂乱交错的电线与晾晒的衣服缠缠绕绕,雄伟壮美的黄鹤楼就矗立在狭长街道的前方,在历史的宏伟与市井图画的交织中,一切都恍如隔世,世界欣喜又暗自悲伤。我在朋友圈留言:武汉,等你的烟火味醒来,再来看你。

我生活的这座城市,我与它亲密或隔膜,不是看它的幢幢高楼把天际线抬高了多少,看它云雾飘渺里隐藏着多少秘密。这座城,应该是我鼻子一旦抽动,

就有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。有一年我从南京坐夜船逆流归来,我怕打扰熟睡的爱人,就靠在一盏老路灯下的树边睡去。清晨,咿咿呀呀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,是郊外菜农担着还有露水的蔬菜进城叫卖,我买了一把新鲜青菜回家,给自己煮一碗面条吃了。流浪悬空的肠胃,才真正从漂泊的旅途落地归来。

“一碗面,叫醒了一个城市”,这是一篇新闻的标题,说的是城市里的小面馆推出了生面外卖,订单业务大幅度上升。见“面”如归乡,一个人的胃是有记忆的,它是人体最诚实的器官。在这条新闻里,我也被一碗面唤醒了,它在这个春天让我的肚子里奔涌激荡,翻江倒海。但我没有叫一碗面的外卖,我要等待去街市店铺里,坐下来慢慢体验品味,看那沸腾汤锅上如银丝般的面条下锅,而后一碗面来到我手上的过程。

我所在的城市里有一家宋大娘面馆,店主宋大娘身板结实,嗓门高亮,尤其是她那上扬的眉毛,典型的女强人形象。宋大娘早年没了父母,17岁就跟人学厨艺,19岁在我们这个城市开了一家面馆。39年过去了,她的这家面馆,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,公交车曾经把她的面馆当作站名。宋大娘就靠这家铺子,拉扯养育了四个孩子,而今三个孩子上了大学,

毕业后留在大都市工作。

平时早晨我常到宋大娘的面馆里吃上一碗面,然后汇入车水马龙的大街,开启我一天的生活模式。我的生活是有模式的,细胞一样死死生生,但很少创新,我也常常抱怨它的机械刻板、平庸寡淡,但而今我对它殷殷呼唤,多希望能够在春天早晨的一碗油辣子里苏醒过来,吃得额头上微微冒汗,然后在街市婆婆伸展的绿叶中步行到单位上班。前些天,我在超市门口碰见宋大娘,我们都戴着口罩,但很快认出了对方,我首先打招呼“大姐好”。宋大娘晃动着粗壮的腰身,对我说:“宅在家一个多月了,肉长了6斤多。”隔着口罩,宋大娘爽朗的笑声依旧。宋大娘说,今天是按照规定,三天一出门,上超市购买辣椒、花椒、五香调料的,随时准备着面馆开业。宋大娘的春天,就是一碗面如鸟声一样叫醒城市的早晨,打开天幕下人间烟火的生活之门。

一座崭新的城,它的楼房、站台、路标、商场,于我往往没有从心里亲近的感觉。一座城市的景物,好比乡下老宅,是烟熏火燎过后,浸透老宅墙壁地缝里那种岁月包浆的气味。市井老巷那些小店铺里的食物,往往也是我与一座城接头的暗号。比如城里的邹毛酸辣粉,店主用的粉条,是乡下地道的红薯粉,挂在竹架

上风干,我吃得出阳光的味道。更抚慰我饥肠的是邹毛用的酸水,是取自他老奶奶泡了四十多年的泡菜坛子。古董一样的坛子摆在屋子里,本身就有一种庄重的气势。

我认识的一位大胡子诗人,他胡子茂盛,诗情旺盛,坚持写诗,不为花花世界金银财宝所动。有天同他在老酒馆里喝酒到微醺,大胡子诗人说,这个城市最靠谱的生活,最一往情深的生活,还是在老馆子吃卤猪头肉炒酸海椒,回家后坐在窗前听着轮船一声一声鸣笛,一句一句写诗。还有卖卤猪头肉的老隆,喜欢摄影的他说,自己有一个想法,就是把他拍摄的城里人物、景物出一本影集,自费印刷五百本,免费送给他认识的人,路上碰见的表情友好的人。老隆几十年下来拍摄了关于这个城市的上万张图片,其中有一张图片,是一个老头儿驾驶着自己设计制造的玩具坦克,突突突开在一条僻静马路上。那个可爱的老头儿,是我朋友的爷爷赵大爷。赵大爷去年突发脑溢血死了,我在他灵堂前鞠躬致哀并默默祝福,大爷,愿你驾驶着坦克,去往另一个世界。

晨昏之间,天幕拉开又落下,一座城市的烟火,在天幕之间,寂寞或者热烈地燃烧,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味道。

柴米油盐里的风景

□耿艳菊

外面起风了,是春天的风。北方的春天没有唐诗宋词里的诗意婉约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那样温柔的风还要再等等。风呼呼吹,门窗咣咣响。此时是上午9点钟,我走进厨房,捡起被风吹掉在地上的一个塑料袋。风调皮地跑进脖颈里,凉飕飕地让人没脾气,只好走过去把开着的窗户关上了一些。然后开始准备午餐,包韭菜猪肉馅饺子。

早餐其实刚吃过,一切才收拾好,又要准备下一顿。居家过日子,一盘菜、一碗饭,都要自己亲自来做,再一次体会到家庭主妇的辛苦劳累。不是家务活要耗费多少体力,而是有万千琐碎,一个接着一个,一天又一天的重复,磨人得很。一天到晚,在锅台后面打转,算计着柴米油盐,的确相当闹心,我前段时间曾为此很是焦虑。有那么多书等着我读,有那么多灵感等着我去捕捉。在厨房里做一顿饭的时间,我可以写出一篇优美的文章来;有收拾家务、擦桌擦地的时间,我可以背一首宋词、读几十页书……想着这些的时候,我不免心内忧急。

不久前,读《闲情偶寄》,这样的想法渐渐有了改变。李渔在文章里说起两种面:五香面和八珍面。“五香者何?酱也,醋也,椒末也,芝麻屑也,焯笋或煮蕻煮虾之鲜汁也。先以椒末、芝麻屑二物拌入面中,后以酱醋及鲜汁三物和为一处,即充拌面之水,勿再用水。拌宜极匀,擀宜极薄,切宜极细,然后以滚水下之,则一精一粹之物尽在面中,尽勾咀嚼,不似寻常吃面者,面则直吞下肚,而止咀嚼其汤也。八珍者何?鸡、鱼、虾三物之内,晒使极干,与鲜笋、香蕻、芝麻、花椒四物,共成极细之末,和入面中,与鲜汁共为八种。酱醋亦用,而不列数内者,以家常日用之物,不得名之以珍也。”

读到时已是夜深人静,我却立即跑到厨房,看看都有哪些食材,想尝试一下。不禁笑自己,什么时候对做饭这么上心?

李渔是南方人。南米北面,北方的面食太多了。我是吃面食长大的,看到不同的面的做法,难免要心动。这才发现,我们平常所吃的面与饭,若有李渔的才思,把它们记录下来,不知道有多少生活的艺术和智慧在里面。像我们常做的大饼,没有做过的人是做不好的。面的软硬度、调料、火候,都是关键,而这些关键是要靠慢慢积累生活经验的。还有家常最容易炒的一道菜——土豆丝,放多少油,什么时候放调味料,才能使土豆丝香而脆,也是一门学问。

如此想来,做饭不仅不是件浪费时间的事,还是件有意思的事。用心时和不用心时,忧愁时和快乐时,烹饪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

择韭菜,清洗,调馅,和面,擀面皮……包一顿饺子需要两个多小时,做这些的时候,我什么都不想,一心把韭菜清洗干净,把馅调得美味,把面和得软硬适度,把每个饺子皮都擀得圆圆的,把每一个饺子都包得赏心悦目。急什么呢?春天都不急。文章慢慢写,诗词慢慢背,书慢慢看,好日子慢慢过。

被伤害与拖累的亲人……

从这个意义来说,追一款裙子倒还是相对安全的,不就是钱吗?

但,你真知道什么是钱吗?钱不是上班下班就能赚来的,是埋头苦干,是时时努力,有时迷茫、偶尔绝望……你不辛苦,一定说明你的父母辛苦了。如果你父母的日子也过得很逍遥,那么,多半说明他们的父母奋斗过。总之就是,能量只能互相转换,除了极少数中大奖的,钱都得自于劳动。

这么千辛万苦赚来的钱,想用得恰到好处,是正常的吧?一个家庭的开销非常大,房贷车贷、三餐一宿,连一卷厕纸都是要用钱买的。你自以为吃不了什么,花不了什么,玩玩手机就满意——宽带也不是免费的。

当然,成年女性的衣物都价格不菲,但张爱玲说过:“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;于她自己,是得用;于众人,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;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,是吸引。”这是女人穿在身上的温柔盔甲,用来与全世界作战。而汉服、洛丽塔裙,归根结底是玩具,把自己打扮得有声有色,和打扮芭比娃娃没有质的区别。为了玩,耗资巨大,值得吗?

小姑娘半被我说服半没有:“但我妈答应了我……”

我说:“她有重大误解。而你,希望从此之后,当你对她提任何要求时,她都怀着警觉追问你价格吗?她会反反复复、唠唠叨叨,问之不休,你不会感觉到‘不被信任’的难堪吗?更何况,生与你她知道她的警惕性并非无中生有。信任、尊重与体谅,一定是相互的。何必把最爱你的人逼到这份儿上?”

小姑娘忽然眼里滚出了泪:“但我想要……”

她妈都准备屈服了,我大力按住:“14岁,一条没买到的裙子;24岁,一份求之不得的工作,或者一个不能爱的男人;34岁,一个留不住的梦——这就是人生。即使你妈今天拼尽全力给你买了,也总有一个时刻,到她能力的极限。虚空有尽,人愿无穷。我建议你看看低价位的吧,省点儿钱,将来你妈给你买房子的时候,能多个厕所。”

一条裙子与一间厕所,何者是必需?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懂,但这小姑娘大概要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才会真正懂。

一条裙子与一间厕所

□叶倾城



我的朋友与她上初中的女儿闹得十分不愉快,因为她答应过如果女儿考得好就给女儿买想要的汉服,事后又反悔了。

我当然是责备朋友:“要想孩子听话,大人说话得算数。”

朋友苦笑:“你知道那裙子多少钱吗?没有发饰和其他装饰,就一条裙子,3万元。”

我倒吸一口冷气,说不出话来。

我去和朋友女儿谈的时候,她们已到僵局。我尽量表达得坦诚:我想我是明白的,有时候,穿衣服,就是穿一个梦。

我有几位年长的朋友,至今还穿“淑女屋”:粉色,蓬蓬袖,田园花的蕾丝边与刺绣,像开满雏菊的春天原野,带着花粉的甜香——配着一张略显苍老的脸,实在不搭。但我什么也不说。当她们临窗试衣,看到的,应该是那个不存在的自己吧,她们本应该成为的样子。当她们埋头苦读时,是否有过一个槭树下的梦?在操场上跑八百米的时候,也幻想过自己是穿大裙子的郝思嘉,在舞会上惊艳四方。时间的火车一路向前,有些梦想下车,有些理想上车,但有些幻梦,是始终陪在她们身边的旅客。

所以,我永远是带着微笑,看少女们的各种花样打扮的。但是——这里有一个很尖锐的孩子可能意识不到的问题:梦,是有价格的。

朋友的女儿霍然站起:无限激动地一扇扇打开母亲的衣柜门:“你看我妈的包我妈的大衣我妈的丝巾,凭什么她想要的东西就可以买,我不能买?”

门弹回去,砰砰响。朋友想说什么,忍了。我差点儿脱口而出:“但她用的是她的钱。”

我还是决定心平气和地说:每个梦都有价格,有些是天文数字。比如我的朋友有过“古惑仔”梦,这拜当时正流行的电影之赐,他们也学着电影组织什么帮,与人约架,混战中也不知道打到了谁,自己的头也被打破了,眼角上方留了个疤,都说险得不得了,差一厘米就瞎了。到他长大后,他非常庆幸自己“差了一厘米”。“古惑仔”之梦不值一只眼睛。

我还有朋友做过“为爱献身”梦,不顾一切地爱,干柴烈火地爱,眼睛亮亮地说:“说我终究会寂寞?用五十年的寂寞换五年的快乐,我愿意。”快乐不到五年,代价不仅是寂寞:房子,孩子,身体上的疾病,

【浮生】

【实录】

【世相】